

我们夹着卷好的凉席,在大堤上找一个地面,躺下来,满天的星斗在眼前,在头顶上,就像萤火虫一样飞舞歌唱,耳边是大湖的波浪扑打的声音,还有大地上隐隐传来的各种天籁,凉爽的气息瞬间弥漫开来,传遍全身。

## 乡村纳凉

在乡村,乡下人可以放开嗓门大声说话,可以端着粗瓷饭碗相互串门,可以在树根旁叉开腿打呼噜睡觉……总之,他们习惯了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乡村生活。

而乡村纳凉更能体现出他们生命中的随性和快意。

高温下的乡下,树林里的知了拼命地喊叫,空气在它们杂乱的叫声里,相互碰撞着、纠缠着。老人们抱怨:“没命了,下火了!”他们喜欢找一块阴凉的地方,可以是浓荫匝地的大树下,也可以是背着太阳的墙根边,他们喜欢带一把蒲扇,轻轻地摇几下,就东家长西家短地唠嗑。他们嘴上总挂着一句话,心静自然凉。成年的男人们,喜欢一条湿毛巾缠在手腕上,大呼小叫地在阴凉处支张小桌子,楚河汉界地厮杀起来。流汗了,就解开手腕上的毛巾,揩几下。

其实最热闹的还是村中的桥上,一个个从水里爬出来,光着身子的孩子,在阳光下皮肤泛着光,他们伸长手臂,看着水中转过来的一张张笑脸,瞬间成了英雄,毫无顾忌像燕子一样,头朝下向水中穿去,落入水中,溅起水花。两岸的人也跟着一起打了个激灵,真凉爽啊!除了小孩子、大人,河里还出现了家里的澡桶。澡桶是用木头做的,圆形的、椭圆形的、长方形的都有。有小孩坐在桶里,用双手划着,像小船一样。

夕阳西下的时候,家家会拉出小桌子,一家人围着桌子,稀里哗啦地喝粥,粥早就凉透了,盛满粥的钢精锅放在一盆水里,粥的热度会渐渐地降下来。吃完晚饭,赶紧在天井里用刚打来的井水,一下一下泼,会听到地面“嗤嗤”的声音,会闻到热热的灰尘的土腥味道。大人又将竹床拉出来,用长凳子搁起来,凉席也铺好了,床帐也支好了。小孩着急地钻了进去,光着身子躺在凉席上,那种新鲜感顿时会让他觉得整个世界,除了凉爽还是凉爽。刚刚合上眼,大人们会将香瓜片递到他的手中,清凉而香甜,这是大人白天里将香瓜用绳子吊在水井里,到了晚上它的全身都裹满了凉气。

夜幕降临了,更多的人都喜欢走到外面去过夜,到大堤的到大堤,去桥头的去桥头。我们夹着卷好的凉席,在大堤上找一块地,躺下来,满天的星斗在眼前,在头顶上,就像萤火虫一样飞舞歌唱,耳边是大湖的波浪扑打的声音,还有大地上隐隐传来的各种天籁,凉爽的气息瞬间弥漫开来,传遍全身。身边大人们的谈话声、欢笑声,不一会儿就一起进入了我们的梦乡,在梦里,我们还会遭遇一场大雨,光着身子来个透心凉……



# 登瀛

秋光如诗 汤青 摄

刊头书法 臧科 书

## 愿时光能缓

楼下就是红旗路菜场,买菜特方便。早上还黑漆漆的,已经有菜摊摆起来,人推车运,生怕来迟了没位置,天麻麻亮,菜摊已经顺路边摆得齐整整的,卖的货品相当全,有鸡有肉,有鱼有虾。这是个马路菜场,除了部分固定的摊子,还有很多附近的村里人过来卖菜,全是地里长的、水里捞的,赚个辛苦钱,补贴家用,菜价便宜,菜也新鲜,从早到晚都有得卖。菜场人气旺,高峰时就堵得不行,车挤人喊,热闹得很。

这就是生活,每天如此,住了近二十年早已习惯。有天下班,发现楼下巷口新来一位胖胖的卖菜大妈,电动三轮车上铺块木板,上面摆几样果蔬,菜洗得干净,码得也齐,一看就很舒服。那时水萝卜刚上市,她家的水萝卜水灵灵的,格外吸引眼球,停好车就想称两斤。看我去,大妈赶忙露出笑容,帮我摘去萝卜缨子,边摘边说:“我家的水萝卜今早刚刨的,包甜,包不糠。”萝卜最担心的就是糠,外表还看不出来,我就问她以前怎么没见过,她说以前在别的菜场,现在那边管得紧,就转到这边来了,也不晓得这边管得紧不紧。大妈应该是在外冷风吹得多了,不到七十岁就头发灰白,发红的脸上隐隐有一丝忧色,明显粗糙的手上有好几道口子,看了有点舍不得。赶紧提菜上楼,回家后一尝,水萝卜真甜,真不糠,能脆到心里去。

后来才知道,大妈是响水镇上兴村人,离县城有七八里路,每天赶四趟,跑得很辛苦。再以后,看到大妈的菜摊就会买一两样,反正菜多不愁。老婆问我,怎么这段日子买菜勤了?我指了指巷口,把大妈的情况告诉她,后来老婆也会去买。

日子在平淡中走过,有天吃饭时老婆说:“看那个卖菜大妈,总感觉有些地方像我妈。”一语惊醒梦中人,夹菜的手就停在那动也不动,我忽然才明白为什么我一直会好好对待卖菜的人,因为我母亲以前也卖过菜。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,她用瘦弱的肩担起了一家的柴米油盐。

原来,这些小时候耳濡目染的画面,这些母亲为生活奔波的场景,一直停在记忆里,藏在心底里,融在血液里。在我听到有些熟悉的声音,看到一样粗糙的手掌,偶尔会有不经意的出现,会有一些莫名的情绪油然而生,就像是一种随性而来的习惯,静静地影响着我的行为,默默地叮嘱我善意待人。

也许,这就是母亲想给我的。因为求学,我只有在小学的时候一直待在母亲身边,等到我上了大学,母亲却病倒了,从行走困难到瘫痪在床,只经历了极短的过程,那一段时间,应该是母亲最痛苦的日子,她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家里的“累赘”。

后来我成了家,母亲依旧在床,等老婆怀了孕,她知道我俩都要上班,就一直念叨:小孩生下来谁带?这打不开的心结,包含着多少无奈和伤感,她看儿媳的眼神里,有着深深的歉意和自责。

世间事,会有意想不到的奇迹。我们生下女儿的第二天,母亲居然能起床了!对,从躺了几年的床上起来了!颤颤巍巍地下了床,又坐车到了县城,用医学无法解释的举动,开始履行带我女儿的责任,这一带,就是十年。也许是担心和牵挂,也许是疼爱和信念,让她支撑起这病痛的身体,做自己能做的所有事情,她把能给的,已经全部给了我们,这份沉甸甸的温暖,在每一个想起的夜里,都会让我的心流泪不止。

母亲已经离开多年,人虽离去,但这份想念的执着,在我没留意的时候早已刻进了骨髓。这是一个农村妇女最简单、最直接的爱。母亲话不多,越是无言,如今却越是想念,这是一场轮回的遇见,让我学会寻找,学会懂得,只是这屋外的静寂,少了一个问我冷暖、问我归期的人。

红旗路的马路菜场,已经搬进了宽敞的大市场里,那个卖菜的大妈也从我的视线里悄然消失。岁月长流无声无息,却也不停歇。愿时光能缓,留得住简单的爱和简单的念。

## 北斗情

幼时夏夜纳凉,  
躺在硬硬的铺板上,  
你在天幕闪烁瓢状,  
我傻傻地仰望;  
奶奶摇着蒲扇的神话把你神化,  
我痴痴地神往。

少时跟着妈妈去夜校课堂,  
天上的群星永远朝北斗……  
汽油灯光照得歌声更嘹亮,  
庄稼地里蛙声也响应助唱;  
人们心潮澎湃掀巨浪,  
群情激昂慨而慷。

长大后扛起三脚架,  
你就是我们既定的方向;  
漆黑夜候月观星,  
就不愁找不着北迷航,  
测量仪丈量山量海,  
校准紧瞄你强悍的磁场。

北斗七星斗柄长长,  
女儿眼里已不只是天象:  
那是中华智慧的磅礴力量,  
那是科学思想的卓越光芒;  
卫星导航罗盘直指中国梦,  
华夏儿女满怀怀着如磐信仰!

不用翻阅旧账,  
不必追溯既往,  
且记四代人的导航,  
坚定世代人的信仰。  
导航,信仰,信仰,导航!

## 儿时的暑假

那时候的暑假也许是乡下孩子最愉快的时光。生活虽穷景致却耐看,一幢幢土脚根茅草苦的草房,一片片绿色的庄稼,一条条清澈的小河,柴塘里的鸟鸣声声入耳。吃完早饭,与同龄伙伴一起割牛草、挑猪菜、掏麻雀、下河游泳,无忧无虑。年龄虽小,劳动却不少。在玩的同时,还有一项重要任务,就是利用暑假期间,勤工俭学,每人要完成100斤的干草任务。每天早上,三五一群的伙伴就背着割草篮不是去玉米地割草,就是到圩沟旁,哪里草多茂盛,就到哪里去割,哪里就有我们割草的身影。

有一次,和父亲到大圩边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蒸笼般的山芋地翻山芋藤,一边翻着,一边拔草,大汗淋漓,汗水浸透衣服,没有一处干的地方,到了河边,二话不说,一头扎进河里来回游动,惬意舒服。虽然干点活,吃点苦,但也不觉累,只有一种真实而自由快乐。有时候也倒霉,有一天下午,我和李小五等人在安阜庄割草,突然乌云翻滚,雷声隆隆,小五喊一声,不得了,天要下雨了,快跑。说时迟那时快,立即背上割草篮跑,但迅雷不及掩耳的大雨不期而至,无处躲藏,到处是白花花的雨,颇似落汤鸡的我们,样子实在狼狈。上面下着雨,脚底又打滑,一不小心就摔一跤,浑身泥水,脏兮兮的,即便如此,还是拼尽全力把辛苦割的牛草水不涝地背回家。雨过天晴,又是蝉噪蛙鸣,太阳又恢复了灼人的威力,空气中弥漫着雨后的清新气息。

一个暑假转眼就要过去了,牛草也晒干了,待开学时和同学一起抬到学校过秤上交,完成任务。

勤工俭学割牛草已成为永久的回忆,也定格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。

诗  
路花雨

南京  
施建石

流  
年碎影

响水  
宋树林

农  
家风情

盐  
都  
戴永瑞

一  
路走来

响水  
顾东海